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九

起重光亦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十二月凡三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總計九萬二千餘錠壬子奉安昭睿順聖皇后御容於護國仁王寺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賊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

匿者宜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偽可革從之  
先是征東行省庫哩濟蘓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  
用天子禮儀器物况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  
從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  
而高麗王眭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闊里吉  
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征東行省徵庫哩濟蘓還 二  
月己卯以劉深哈喇岱並為中書右丞鄭佑為參知政  
事皆佩虎符 罷福建織繡提舉司 丁亥立征八百

媳婦萬戶府二設萬戶四員發四川雲南囚徒從軍

乙未詔廉訪司官非親喪遷葬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 丁酉帝

如上都 減內外諸司官千五百十四員 己亥令凡

軍士殺人姦盜者令軍民官同鞠 三月丁卯熒惑犯

填星己巳熒惑填星相合詔戒飭中外官吏 夏四月

壬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

雲南右丞雅爾哈納調民供餽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  
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惑  
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二  
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率猫狽紫  
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壬辰攻貴州知州  
張懷德戰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遣雲南行省平  
章誠格勒參政卜朗吉達將兵救之殺賊酋薩雅斬首五  
百級深始得出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

電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丁未詔軍官受賊與民官同例量罪大小殿黜 癸丑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水路俾復其舊

命雲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婦 癸亥哈丹之孫托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遭殺虜賜鈔一千四錠 八月己巳平灤路霖雨灤漆肥汝河溢民死者衆免其今年田租仍賑粟三萬石 甲戌遣薩察固勒等

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  
又接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  
征之 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累年疑不  
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讞仍為定例  
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家計口賑恤尤  
甚者優給之小吏犯賊者並罷不叙 皇子海山之撫  
軍北鄙也宿衛康里托克托從至是朝議北師少怠紀律  
不嚴命太師樞密宣徽使伊徹察喇副海山以督之未

幾海都圖幹入寇大軍分為五隊伊徹察喇將其一鋒  
既交頗不利伊徹察喇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  
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大敗之海都圖幹遁去旋死兵  
之始交也海山銳欲出戰康里托克托執轡力諫海山怒  
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進擊大破其衆托克托手斫  
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海山壯之初海都兵越金山而  
南止於特濟庫山因高以自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崇  
烏魯急引兵敗之復與圖幹相持於格勒圖之地崇烏



噶以精銳馳其陣左右奮擊所殺不可勝計圖幹之兵  
幾盡海山親視其戰乃歎曰何其壯也力戰未有如此  
者論功以崇烏魯為第一帝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自  
是月庚辰彗出井歷紫微垣及天市垣至九月癸丑乃  
滅凡四十六日 薩察固勒等兵攻阿撒格額巴哈引  
還言賊降在旦夕高慶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  
詔遣官鞫之得薩察固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  
察罕巴哈薩察固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冬十

月丙子朔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至自上都 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  
禁聽民捕獵 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燭地自北起  
近東分為二星沒於危宿 十一月己亥詔諭中書近  
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  
者勿問 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  
從之皆叛陷貴州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率師  
討之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哈遜及董士選之

言乃遣國傑及楊賽音巴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賊兵勁銳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千里是月減直糴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是歲大風海溢潤常江陰

等州廬舍多蕩沒民乏食僉浙西廉訪司事甘陵趙宏  
偉將發廩以賑有司以未得報為辭宏偉曰民旦暮飢  
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之全活者十餘萬 文安人王  
伯勝初為宿衛士世祖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  
為誰內侍李邦寧曰王伯勝世祖曰此兒他日必知為  
政達人情矣後從征納延以功授拱衛直都指揮使衛  
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其中者伯勝乃盡募良家子易之  
至是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輦然伯

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  
擅闕以塞門分決濠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  
丞相旺扎勒以聞帝嘉之

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臣言廣東宣慰副使托歡察  
爾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司劾其私置兵仗擅殺  
土寇等事遣官鞫門實無私罪乞加獎諭命賜衣二襲  
晉王哈喇岱薨命封其王印及內史府印博羅托皇  
后遣人問國師善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

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止

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一時稱其敏給

善巴事  
據輟耕

錄修

朱清張瑄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

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藏倉庾相望車馬  
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千戶萬戶者凡數十人江  
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十事上聞時中書省臣亦言朱  
清張瑄屢致人言乞罷其職徙其子孫官江南者於京  
帝從之仍詔御史臺詰問二人竟伏誅 丁未帝語臺

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多乞護持壘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詔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 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 增劉國傑等軍仍令屯戍險隘俟秋進師 命扎固爾岱阿里等整治江南影占稅民田土者 詔軍官

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  
赴 禁畜養鷹犬馬馳等人擾民 已未以諸王珍戲  
誣告濟南王謫置劉國傑軍中自效 宋隆濟累攻圍  
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  
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  
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  
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  
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



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去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  
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  
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  
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間從征敗卒言西  
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  
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  
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  
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

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  
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  
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  
負也今為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圍漸次  
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  
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  
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  
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履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二月丙戌遣陝西省平章伊蘓岱爾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亦乞不薛一切軍務並聽伊蘓岱爾劉國傑節制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密察去歲風水為災百

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  
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  
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  
聖慮惟是蒙古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  
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  
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  
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  
省以呼圖克巴哈塔齊爾錫津安圖巴延等為丞相史天

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  
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哈瑪特郝貞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  
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岱巴延巴特瑪新阿  
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  
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  
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為災詔救天下平灤被災尤甚  
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

年內郎包銀奉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  
門攤課程並蠲免之 甲寅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  
南郊遣中書左丞相達喇罕哈喇哈遜攝事 烏撒烏  
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  
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蘓  
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  
來會伊蘓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  
乙亥濬永清縣南河 戊子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太

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是日時加戌依歷

日食五十七秒太史院官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保章正齊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太史院以失於推策詔中書議罪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 秋七月癸巳朔熒惑鎮星辰星聚於井 辛酉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呼

圖卜丹為中書右丞 八月乙丑癸亥犯歲星 九月

己酉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甲子改浙東宣慰使為宣

慰司都元帥府徙治慶元鎮過海道 初浙西廉訪使

張珪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

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至是賂南人林都鄰告珪收藏禁書及推算帝五行江浙運使合只亦言珪沮撓鹽法命省臺官雜治之



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 丙子

帝至自上都 十一月甲午劉國傑裨將宋元率兵大

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金符 辛亥以同知樞密院

哈達知樞密院事 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

施入為名者並輸租充役 乙未詔諸驛使輒枉道者

罪之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

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

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  
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  
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  
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  
差稅賑濟飢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雲南地

震 甲子衡州袁舜一等誘集二千餘人侵掠郴州湖  
南宣慰司發兵討之獲舜一及其黨命誅首謀者三人  
餘配洪澤芍陂屯田其脅從詔諭復業 戊辰雲南地

復震 丙子劉國傑額森呼圖嚕來獻蛇節羅鬼等捷  
庚辰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 命中書省更定畧賣  
良人罪例必嚕咱納實哩者北庭噶瑪拉國人也幼熟  
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是歲奉旨  
從帝師受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

七年春正月己酉以歲不登禁河北甘肅陝西等郡釀  
酒益都諸處牧馬之地為民所墾者畝輸租一斗太重  
減為四升弛饑荒所在山澤河泊之禁一年 壬子罷

歸德府括田 乙卯詔凡為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 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戌詔中書省汰諸有司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

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守茂巴爾斯陝西行省平章阿  
剌卜丹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尚文  
為中書左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為中書參知  
政事 壬申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  
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  
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 甲戌減杭州稅課提舉司  
冗員 己卯以侍御史托台為中書參知政事 御史

臺臣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祐僉省張祐

等詭名買鹽萬五千引增價轉市於人乞遣省臺官按  
問從之 庚辰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旺扎勒受  
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 壬午帝語中書省臣曰凡有  
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刻於民何從而出自  
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罷江南財賦總管司  
及提舉司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獻 三月庚  
寅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以郝天挺達楚往江南江  
北石珪往燕南山東耶律希逸劉睿往河東陝西特哩

托歡戎益往兩浙江東趙仁榮岳叔謨往河南湖廣茂  
巴斯陳英往江西福建塔齊哈雅劉敏中往山北遼東  
並給三品銀印仍降詔戒飭之 江浙行省平章托克托  
發遣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托克托以聞帝  
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  
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乙未中書平章巴延梁德珪  
段貞阿魯威薩哩右丞巴特瑪新左丞伊克巴哈參政  
蘓和卓爾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詔皆

籍其家 以洪君祥為中書右丞監察御史言其曩居  
宥密以貪賄罷黜乞別選賢能代之不報 甲辰詔定  
賊罪為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  
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  
哈喇岱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以遇赦議釋劉  
深罪哈喇哈遜曰微名召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戊申小蘭禧岳鉉等進大元大  
一統志賜賚有差 癸丑樞密院臣及監察御史言中



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便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

庚午中書左丞達喇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仍給行貲 庚辰蛇節降宋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

濟南路隕霜殺麥 五月丙申遣征緬回軍萬四千人還各戍 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察

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  
逃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  
雜治從之 甲寅濬上都灤河 乙卯詔中外官吏無  
職田者驗俸給米有差其上都甘肅和林非產米地惟  
給其價 禁諸王駙馬母輒杖州縣官吏遣者罪王府  
官 般陽路隕霜 閏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壬戌  
詔禁犯曲阜林廟者 己巳中書右丞相加太保錄軍  
國重事旺扎勒卒謚忠憲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

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旺扎勒之力居多  
大德中帝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  
利故吏民守職世稱賢相云 復以特爾格為中書平章  
政事初特爾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  
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爾格諳之凡賜予諸王  
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 蘭谿處士金  
履祥卒履祥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  
基則學於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

意進取屏跡金華山中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  
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及何  
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例服觀者始知  
師弟之繫於彛倫也履祥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劉  
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  
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雍皇極經世歷胡寅皇王  
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

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惇柏之高明剛正似謝良佐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治中賜諡文安 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各道奉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賑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 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

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 甘肅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盜官錢十六萬三千餘錠鹽引五千餘道命省臺官徵之 丙戌罷

營田提舉司 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

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從之 庚子西京道宣慰使法和爾卜丹以瑟瑟二千五百餘斤鬻於官為鈔一萬一千九百餘錠有旨除御榻所

用外餘未用者悉還之 癸卯詔凡軍官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官子孫同倖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於樞密院千戶於行省百戶於本萬戶 乙巳罷行省僉省

命甘肅行省修阿哈潭曲尤壕以通漕運 台州風水

大作寧海臨海二縣死者五百五十人 秋七月御史

臺臣言前河間路達嚕噶齊和爾賽音轉運使珠勒德壽

皆坐賊罷今和爾賽音以獻鷹犬復除大寧路達嚕噶齊

珠勒德壽以德勒默色妄奏其被誣復除福寧知州並

宜改正不叙以戢姦貪從之 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為

名賁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以哈喇哈遜為中書

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丁丑中書省臣言大同稅課比

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陪飲過數擾民為甚勅賜鈔五

百錠其稅課依例輸官 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

依例輸租 圖幹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

命使至伊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圖幹乞降事當待命

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茂古哈喇往報之



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  
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八月罷護國仁王寺元設江南  
營田提舉司 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  
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為鈔九  
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  
聽民採捕詔問致災之由保章正齊履謙言地為陰而  
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  
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

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官專政故履謙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罄其所欲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初晉寧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圯將近李忠家忽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忠幼孤事母至孝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庚子中書省臣言已哈喇卜丹輸運和林軍糧其負欠計二

十五萬餘石近監察御史亦言其侵匿官錢十三萬餘錠臣等議遣官徵之不足則籍沒其財產從之 九月

戊午帝至自上都 丙寅以太原平陽地震禁諸王阿

濟吉蕭實所部擾民仍減太原歲飼馬之半 太白晝

見 遣刑部尚書達察爾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

高麗國王王矩既復位又罷征東行省監制矩乃復厚

斂淫刑國人羣愬於朝因得其相國吳祈專權離間王

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

臣彼小人知有利寧肯為汝家國地耶詎泣謝罪且請  
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鞠之流安  
西丙子罷僧官有妻者壬午復以茂巴爾斯為平  
章政事冬十月丁亥御史臺臣劾言浙江行省平章  
阿里不法帝曰阿里朕所信任臺臣屢以為言非所以  
勸大臣也後有言者朕當不怒太白經天戊子以  
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辛卯復立陝西  
行御史臺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

任與所隸編氓聯婣害政詔互遷之

廟洒掃戶五 乙未發雲南叛寇餘黨未革心者來京

師留蛇節養子阿闕於本境以撫其民 庚子改普定

府為路隸曲靖宣慰司以故知府容苴妻適姑為總管

佩虎符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

宗五朝實錄 十一月甲寅朔命鷹師圍獵毋得擾民

己未太白經天 甲子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 十

二月戊子以平宋隆濟功增諸將秩賜銀鈔等物有差

其軍士各賜鈔十錠放歸存恤一年 辛丑加封真武  
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賊汚官  
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賊四萬五千八百六十  
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貞初圖呼嚕遷  
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大悅未幾平章布呼  
密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似布呼密者對曰圖  
呼嚕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賜雕鞍弓矢俄遷  
樞密副使是歲卒諡文肅 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

齊諾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  
尤盡其力俄進同僉樞密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  
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  
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  
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請以  
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為出錢贖其  
田產妻子庶使少有瘳也詔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  
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祿之人由他途進者一切

不用時論翕然稱焉 何瑋為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  
十條帝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  
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賽音  
鄂德齊巴圖高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姦黨不可復用宜  
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深然之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  
喇哈遜受贓具服而哈喇哈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瑋  
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 詔內外官七十者  
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



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

起閏逢執徐正月盡強  
圉協洽十二月凡四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  
罰平陽太原免差稅三年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  
為率減二分永為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採捕

庚申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 癸亥禁錮朱清張瑄族屬 陞教坊司三品 庚午以年扎克嘉藏為帝師 辛

巳詔諸王駙馬往遼東捕海東鷗者毋給驛 自榮澤

至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給其夫鈔人十貫 是月平

陽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愛實問

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耶愛實曰天地示警民何與

焉 二月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

充之 甲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居風憲 徙江

東建康道廉訪司於寧國其建康路簿書命監察御史

鈞考 甲辰翰林學士承旨色勒敏進金書世祖實錄

節文一冊漢字實錄八十冊 減宿衛繁冗者 丙午

帝如上都 勅軍人姦盜詐偽悉歸有司 是月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卒於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

病篤平章布勒濟岱率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

病幸小愈得滅此虜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

七十二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  
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  
士心故能立功如此計聞帝深悼之封齊國公謚武宣  
三月丁巳詔軍民官已除以地遠官卑不赴者奪其  
官不叙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  
不告部私歸者杖而還之 乙丑彗星滅自去歲十二

月始見約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十  
四日 戊辰詔諸王駙馬所分郡邑達嚕噶齊惟用蒙

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真契丹名為蒙古者皆  
罷之 勅軍民逃奴有獲者即付其王主在他所者赴  
所在官司給之仍追逃奴鈔充獲者賞逃及誘匿者論  
罪有差 詔諸收羊及百至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數  
者勿取 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 夏四月丙戌置  
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命僧道為商者輸稅  
甲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  
而乘傳冒進者罪之 丁未以國子生分教於上都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  
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  
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  
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庚辰以去歲平  
陽太原地震宮觀摧圯者千四百餘區道士死傷者千  
餘人命賑恤之 是月大風雨雹汴梁之祥符太康衛  
輝之獲嘉原武陽武河溢 六月丁酉汝寧妖人李曹  
驢等妄言得天書惑衆事覺伏誅 秋七月辛酉罷江

淮等處財賦總管府 八月太原之交城陽曲管州嵐  
州大同之懷仁雨雹隕霜殺禾 九月癸丑帝至自上  
都 庚申巴延梁德珪並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巴特瑪  
新復為中書右丞默爾和卓復為中書參知政事以江  
浙行省平章阿里為中書平章政事庚午御史杜肯構  
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賂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  
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  
巴延梁德珪巴特瑪新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



又況默爾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  
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之源未  
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  
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癸  
酉潮州颶風起海溢漂民廬舍溺死者衆給其被災戶  
糧兩月 冬十月丁亥詔諸王駙馬毋乘驛以獵 庚  
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賜金印仍割瑞州戶六萬五  
千隸之 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

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二次免黥謫戍湖廣盜  
禁籟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 以平陽太原去歲  
地大震免其稅課一年 丁卯復免僧人租 壬申  
詔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法 十二月庚子復  
立益都淘金總管府 召程文海為翰林學士商議  
中書省事 伊赫德爾迪音回回人也幼穎悟嗜學  
所讀書一過目即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為中  
書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伊赫

德爾迪音曰公等讀律苟不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是歲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伊赫德爾迪音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淪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伊赫德爾迪音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謂之曰茲獄

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  
伊赫德爾迪音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  
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九年  
春正月戊午帝師年扎克嘉藏卒賜金五百兩銀千兩  
幣帛萬匹鈔三千錠仍建塔寺 二月癸未中書省  
臣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  
違迄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 甲午免  
天下道士賦稅 乙未建大天壽萬寧寺中塑祕密

佛像其形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

過尋勅毀之

蒙古舊法分人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故

重僧道之教僧為僧官統僧道為道官統道士皆頂笠穿靴騎馬聽訟治罪與官府同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為佛歡喜齊僧則僧父僧子俱來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其饜飫方為有功德幽州建鎮國寺造佛母殿黃金鑄佛中立目矚邪僻歲歲四月八日殺童男童女血塗佛唇又取壯白孕婦中坐妖僧作法咒眩孕婦魂魄使其目幻見妖異眾僧乃縛婦手執兩金篦刺入兩乳旁令其主吸飲生血血盡婦人死又咒眩其主及羣臣令目見婦乘彩雲而去以為往生淨土世祖既草宋命盡變其風獨此一事仍因舊習

庚子命中書議行郊祀禮 辛丑詔

至是始得滅除

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舉  
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  
人 三月丁未朔帝如上都 庚戌以策喇巴咱爾姪  
藏爾節巴爾為帝師戊午以樞密副使高興為平章政事  
仍樞密副使 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  
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  
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  
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 先是中

書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議今始行郊禮專祀天地為宜從之壬辰始定郊祀禮元初拜天於日月山徇用國俗而已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遜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

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墠三成近代壇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數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鞞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



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五月戊申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欒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即遣歸命有司給以安車欒初為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厯算數靡不該究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者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

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  
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  
為賀使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  
為軒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之  
有懼色軒殊不為意也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為  
詳刑觀察使聽省臺辟人用之 癸亥以地震改平陽  
為晉寧太原為冀寧 復立洪澤芍陂屯田令河南行  
省平章阿薩領其事 六月庚辰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詔告天下賜高年帛流竄遠方之人量移內地 甲午  
潼川霖雨江溢漂沒民居溺死者衆勅有司給糧一月  
免其田租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  
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各一員犬祝三員奉禮部二員協  
律郎一員法物庫官二員 甲寅太白經天 壬戌以  
金銀鈔厚賜興聖太后及宿衛臣出居懷州復置懷寧  
王府官 八月丁丑復給曲阜林廟洒掃戶以尚珍署  
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阿哈達奇以珍寶來獻議以

鈔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  
雅呼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文問何所用之答曰  
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人不  
渴則誠寶也若一珠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  
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珠哉

癸巳復立制用院 是月歸德陳州河溢 九月庚申  
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丙戌太白經天 乙未帝諭中

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哈喇哈遜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戊戌詔芍陂洪澤等屯田為豪右占據者悉令輸租 辛丑復以詳刑觀察司為肅政廉訪司 常州僧錄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頃冒為已業施河西寺勅募民耕種輸其租於官括兩淮地為豪民所占者令輸租賦 是月帝不豫中宮秉政詔遣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就其母馮吉哩氏居懷州阿裕爾巴哩巴特喇懷寧王海山之母弟也 十一

月丁未黃勝許遣其屬來獻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  
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則官可得命賜衣  
服遣之 庚戌歲星太白鎮星聚於亢 庚午祀昊天  
上帝於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  
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喇哈  
遜左丞相阿固岱御史大夫特固勒德爾為三獻官 壬  
申太白經天 十二月丙子地震 庚寅皇太子德壽  
薨

十年春正月甲辰詔詢訪莊聖皇后昭睿順聖皇后徽  
仁裕聖皇后儀範中外之政以備紀錄 丙午濬吳松  
江等處漕河 庚戌濬真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  
鈔二貫以為傭工之費 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  
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  
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  
其所隸民戶或罹飢窘為其徒者坐視不恤乞於秋成  
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

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

築河防 丁卯命內侍無輒驛召外郡官 營國子學

於文宣王廟西 閏月晉寧冀寧地震不止 二月辛

亥中書省臣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

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制曰

可 己未江西福建奉使宣撫達布岱坐賊遇赦釋其

罪終身不叙 戊辰帝如上都 是月大同路暴風大

雪壞民廬舍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 三月



乙未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溢山裂漂蕩民廬溺死者  
衆復其田租 河間民王天下奴弑父磔裂於市 夏  
四月庚子朔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笞三十來獻  
者給之以賞 壬戌雲南羅雄州軍火主阿邦龍少結  
豆溫匡虜普定路諸蠻為寇右丞汪惟能進討賊退據  
越州諭之不服遣平章伊蘓岱爾率兵萬人往捕之兵  
至曲靖與惟能合從諸王錫保齋伊哩吉岱等進壓賊  
境獲阿邦龍少斬之餘衆皆潰命伊蘓岱爾留軍二千

戍之 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子

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江浙行省

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 是月鄭州暴風雨雹大若雞

卵積厚五寸麥及桑棗皆損蠲今年田租 五月癸未

詔西番僧往還者不許馳驛給以舟車 禁御史臺宣

慰司廉訪司官毋買鹽引 乙酉遣高麗國王王眭還

國仍置征東行省鎮撫之 丁亥詔右丞相哈喇哈遜

達喇罕左丞相阿蘓岱爾等整飭庶務凡銓選錢穀等事

一聽中書裁決百司勤怠者悉以名聞 六月癸卯御史臺臣言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嘉輝劾江浙行省宣使李元不法行省亦遣人捃拾嘉輝不令檢覈案牘中書省臣復言嘉輝等不循法度擅遣軍士守衛其門榜掠李元誣指行省等官實溫省事詔省臺及伊克扎爾呼齊同訊之 壬戌來安府總管岑雄叛湖廣行省遣宣慰副使呼圖克特穆爾招諭之雄令其子世堅來降賜衣物遣之 秋七月辛巳宣德等處雨雹害稼大同之

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 八月壬寅

熒惑犯太微垣上將開城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  
壞壓死故秦王妃伊哩完等五千餘人以鈔萬三千六  
百餘錠糧四萬四千餘石賑之 丁巳京師文宣王廟

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  
院定樂名樂章 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壬

午犯左執法 冬十月丁卯吳江州大水民乏食發米

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至自上都 十二月乙卯

帝寢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內侍李邦寧錢唐人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帝即位進太醫院使自帝初得疾至此不離左右者十餘月癸亥瓊州臨高縣那逢洞主王文何等作亂伏誅

磁州民田雲童弑母磔裂於市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有二乙亥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布嚕罕皇后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

西王哈南達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  
鄂德齊巴特瑪新巴延及諸王明里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  
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  
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御史  
中丞何瑋皆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  
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  
遂寢時右丞相哈喇哈遜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  
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

適遣康里托克托計事京師哈喇哈遜令急還報復遣使  
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  
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  
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  
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安人心不然國家安危  
未可保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  
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  
族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大悟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



喇哈遜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喇哈遜所孟入長揖引其  
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即位有日還  
報曰事急矣先發制人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  
喇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衛輝經比  
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剗其  
心遂失天下今祀比干墓為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  
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  
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

往不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疋慰遣之  
二月辛亥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與母鴻吉喇氏  
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  
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阿克  
巴哈知之言於哈喇哈遜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  
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喇  
哈遜曰善夜遣人啓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  
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

遣都萬戶囊嘉特詣諸王圖喇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  
先二日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  
西王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特穆爾執之鞫問辭服械  
送上都收阿固岱巴特瑪新賽音鄂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  
庫庫楚雅呼圖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  
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王何為出此言也彼惡  
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  
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壘北迎之矣

遂自稱監國與哈喇哈遜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  
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皆不樂既而曰  
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  
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是月道州  
營道縣暴雨山裂一百三十餘處 夏五月乙丑懷寧  
王海山至上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  
勲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  
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平內難其母鴻吉喇妃惑於日

者言欲海山讓位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海山聞之語康里托克托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膺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阿爾輝由中道崇烏嚕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托克托馳至大都具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

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今大  
憝已除諸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  
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  
王不至復遣阿克巴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  
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  
道懷寧王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備述妃言懷寧  
王大感悟及是至上都以阿克巴哈為平章政事遣還  
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

后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哈蘭達及諸王明里特  
穆爾 甲申懷寧王即皇帝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  
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  
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  
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  
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勲相與定策於和林  
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  
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

請於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阿  
裕爾巴里巴特喇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  
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  
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  
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是日追尊考曰  
順宗皇帝尊太母元妃鴻吉喇氏曰皇太后 壬辰加  
知樞密事托多爾海太傅中書右丞相哈喇哈遜達喇  
罕太保並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達喇海為中書左



丞相預樞密宣徽院事同知徽政院事崇烏魯克扎  
爾呼齊阿克巴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里巴哈並為  
中書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左丞劉正為中書左丞中書  
右丞行御史中丞達斯巴哈為御史大夫 是月封皇  
太子乳母李氏為壽國夫人其夫燕家奴為壽國公

建州大雨雹 六月癸巳朔詔立母弟阿裕爾巴里巴特  
喇為皇太子受金寶 甲午建行宮於旺烏扎圖之地  
立宮闕為中都 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

命近侍掌之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喇哈遜達喇罕左丞相達喇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位詔追尊皇考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第祔廟為宜今擬請謚皇考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

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  
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鴻吉哩氏實琳  
達哩伊諡曰真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室制曰可 壬

寅達喇海加太保錄軍國大事太子太師 癸卯置詹

事院 乙巳中書省言中書宰臣十四員御史大夫四

員前制所無詔與翰林集賢諸老臣議擬以聞 壬子

封皇妹揚格喇吉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圖阿巴拉為

魯王 甲寅勅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

經為三宮祈福 御史大夫達斯巴哈言舊制內外風  
憲官有所彈劾諸人勿預而近有受贓為監察御史所  
劾者獄具夤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臣等以為  
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對辯事竟果有所言方許  
奏陳從之 戊午進封高麗王昀為瀋陽王加太子太  
傅 秋七月癸亥朔封諸王圖喇為越王初皇太子入  
定內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  
故有是命哈喇哈遜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

字之封圖喇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於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未幾罷為和林左丞相哈喇哈遜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飢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甲子以中書參知

政事趙仁榮為太子詹事 以阿保功授明里大司徒

封其妻梅仙為順國夫人 己巳置宮師府設太子太

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

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

字等官 丁丑以中書左丞相達喇海為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御史大夫達斯巴哈為中書左丞相 辛巳

加封至聖文宣王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 達喇海達斯巴哈言中書庶務同僚一二近侍

往往不俟公議即以上聞非便今後事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帝曰卿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議者勿奏以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為中書右丞天挺本多壘別族自安肅州徙河東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元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令備宿衛東宮裕宗遇之甚厚累官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至是遷江浙行省左丞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

第旌汝肯言耳 丙戌御史大夫伊勒嚕言舊制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  
書銓選近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之  
是月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饑於鹽茶課鈔內  
折粟遣官賑之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  
都指揮使瑪茂斯以角觝屢勝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伶  
官寶迪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  
者刑部逮之寶迪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



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  
官不可超越其間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  
月甲午中書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  
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  
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使官宜  
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  
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  
夤緣驟遷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亦復請自內降計奉

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  
他人輒得干請責以整飭其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  
事請如前制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

書左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  
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  
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戊子冀寧路地震 九

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諡  
廟號又上先元妃鴻吉哩氏尊諡祔於成宗廟室 丙

予達喇海言比蒙聖恩賜臣江南田百頃今諸王公主  
駙馬賜田還官臣等請還所賜從之仍諭諸人賜田悉  
令還官 命張留孫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仍領諸  
路道教事 丁丑中書省臣言比議省臣員數奉旨依  
舊制定為十二員右丞相達喇海左丞相達斯巴哈平  
章崇烏魯奇達特吉如故餘令臣等議臣等請以阿克  
實巴哈達實哈雅為平章政事博囉達雅劉正為右丞相  
天挺額森特穆爾為左丞于璋烏巴圖喇為參知政事

其班朝諸司冗員並宜揀退從之 甲申詔立尚書省  
分理財用命達喇海達斯巴哈仍領中書以托呼托嘉  
輝法勒卜丹任尚書省仍俾其自舉官屬命鑄尚書省  
印 丙戌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百  
錠有奇 辛卯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理財用  
立尚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復立尚書省  
事敗又併入中書粵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災  
歲仍不登百姓重困便民之政正在今日頃又聞為總

理財用立尚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  
益民之事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整飭  
未見不可臣等隱而不言懼將獲罪帝曰卿言良是但  
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 冬十月庚子中書省  
奏初置中書省時太保劉秉忠度其地宜裕宗為中書  
令嘗至省署勅其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  
復遷中書於舊省乞涓吉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一  
至中書制可 乙巳勅方士曰者毋游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四百十五萬石今江浙  
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  
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一月癸亥建佛寺於五臺山

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玉冊玉寶 辛未以達

喇海領中政院事 乙亥中書省臣言大都路供億浩

繁概於屬郡取之其軍站鷹坊控鶴等戶恃其雜徭無  
與冒占編氓請降壘書依祖宗舊制悉令均當或輒奏  
請者亦宜禁止制可 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

平江為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昆弟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所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則再賜已卯以皇太子受冊禮成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杭州平江等處大饑丁亥發糧五十萬餘石賑之庚寅賜太師伊徹察喇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官中書省以為言有旨伊徹察喇自世祖時積有勲勞非餘人比

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  
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  
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  
託近侍奏請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臣等請覈之自後除  
官及奉使應給者非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己未齊達  
岱爾等擅擾州民強取米粟六百餘石詔官訊之 辛  
丑幸大聖壽萬安寺 癸卯命留守司以來歲正月十  
五日起燈山於大明殿後延春閣前 丁巳以中書省



言國用浩穰民貧歲歉詔宣政院併省佛事 中書省

臣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各處民飢除行宮外工役請悉停罷皆從之 庚申詔

改大德十二年為至大元年 勅內庭作佛事毋釋重

囚以輕囚釋之 是歲徵蕭輦為太子右諭德扶病至

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

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軀制行甚高踐履篤實其教人必自小學始闢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同時有韓擇侯均同恕第五居仁者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闕中擇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略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兼通釋老

外典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惟斗𣪠字也擇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用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恕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盛暑不去衣冠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蕭𣪠居南山下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目之曰蕭同居仁恕弟子

也宏度雅量容人所不能容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  
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私謚曰  
靜安先生 中書平章政事阿魯威薩里卒延祐中贈  
太師追封趙國公謚文定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托克托  
卒帝以托克托善治吏民相安之久不及召還至是卒年  
才四十四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德生

編修

臣

裴謙覆勒

總校官進士

臣

鈴

校對官主事

臣

陳文樞

謄錄監生

臣

毛世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一

起者雍君正月盡上  
章掩茂十二月凡三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諱哈尚順宗達爾瑪巴拉之  
長子母曰興聖皇太后瑪吉

哩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  
年伐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與叛王海都戰

數敗之海都不得志而死八年封懷寧王賜金  
印十年渝腰台山叛王伊蘇托噶等及海都

之子北邊悉平十一年春聞成宗崩帝自阿勒台  
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皆勸進五月遂即位於

都上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官吏  
罪止徵贓罷職 甲子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  
大夫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  
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  
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  
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



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  
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 己巳紹興台州慶元  
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死者甚衆饑戶四十六萬有奇  
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  
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  
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主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  
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  
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也長孺婺州人光明宏偉

務為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其在寧海發奸摘伏  
明斷若神 特授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嘉努開府儀同  
三司 甲戌中書省臣言進海東青鶻者當乘驛馬五  
百不敷敕齊喇英通括民間車馬兵部請以各驛馬陸  
續而進勿括為便從之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實克布哈  
復入中書托克托復入御史臺 己丑中書省臣言阿實克  
特穆爾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臣  
等謂以不急之務勞民乞罷之又言近百姓艱食盜賊

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給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寃棄之於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以乳母夫鄂爾多為司徒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

引壁髮粹諸地築朴交下棧歸閑諸空室久乃得脫奔  
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袞噶等與諸王哈喇巴  
爾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  
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  
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癸巳立  
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一品以右丞相托克托遙授左丞相  
推勒特穆爾伊克扎爾古齊伊爾齊並為仁虞院使  
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

事院判為丞 甲辰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

命有司市邸舍一區賜丞相齊勤特穆爾為鈔萬九千

四百錠 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署 三月庚

申朔中書省臣言郇王哲古訥人戶散失詔有司括索

臣等議昔阿濟格括索所失人戶成宗慮其為例不許

今若括索未免擾民且諸王必多援例乞寢其事從之

時莊聖皇后及諸王呼圖克圖人戶散入他郡阿都齊托

歡輒降璽書俾括索陝西行省及真定等路省臣復言

百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非  
宜帝曰彼奏誤也卿等速追以還 丁卯建興聖宮

遣使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復立白雲宗攝所秩從

一品設官三員 戊寅帝如上都 建佛寺於大都城

南 己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實錄 是春紹興

慶元台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 夏四月辛亥樞

密院臣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旁午驛戶困乏

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國王

王珣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

臣言成宗朝建國子監學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己巳管城縣大雨雹深一尺無麥禾 丙子以

諸王及西番僧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御史臺臣言比奉旨罷

不急之役今復為各官營私宅臣等以為俟翁果察圖  
行宮及大都五臺寺畢功然後從事為宜有旨除奎騰  
三保努所居餘悉罷之 六月丁酉隴西寧遠縣地震  
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 帝欲以宦者  
李邦寧為江浙平章邦寧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  
而用之使承乏中官高爵厚祿榮寵過甚今陛下復欲  
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  
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



悅戊戌加邦寧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辛丑以没入朱清張瑄田產隸中宮立江淮財賦總管

府提舉司 是月以江淮大饑免今年常賦及夏稅益

都水民饑採草根樹皮以食有父食其子者詔免今歲

差徭仍發粟賑之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行

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皇太子諭詹事庫春曰

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

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壬戌皇子和實拉請立總管

府括河南歸德汝寧潁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  
中書省臣言潁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者妄稱  
省委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  
被害之民六百餘人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  
乃妄以其地獻於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闕食若  
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  
臺於澠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翁果察圖行  
宮成立中都留守司兼開寧路都總管府 已巳真定

淫雨水溢入自南門下及藁城死者百七十七人發米  
萬七百石賑之 癸酉詔諭安南國 癸未樞密院臣  
言世祖時樞密臣六員成宗時增至十三員今署事者  
三十二員乞省之敕罷達斯岱等十一人 甲申太師  
淇陽王伊徹察喇請置王傅中書省臣謂異姓王無置  
傅例不許 乙酉以參虎人徹爾濟蘓為監察御史  
是月以左丞相塔斯布哈為中書右丞相太保奇塔特  
布濟克為左丞相內外大小事務並聽中書省區處諸

王公主駙馬勢要人等毋得攪擾沮壞近侍臣員及內外諸衙門毋得隔越聞奏各處行省宣慰司及在外諸衙門等官非奉聖旨及中書省明文毋得擅自離職乘驛赴京營幹私事 八月丙申御史臺臣言奉敕逮監

察御史多卜丹赴上都謹按世祖成宗迄於陛下累有明旨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中外臣僚作姦犯科有不職者聽其糾劾治事之際諸人毋得與焉邇者鞠問刑部尚書烏魯克實賊罪蒙玉音獎諭諸御史皆被錫賚臺

綱益振今斯多卜丹被逮同列皆懼所繫非小乞寢是命  
申明臺憲之制諸人毋得與聞制可 九月丙辰以內  
郡歲不登諸路水旱蝗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  
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  
減十之五 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  
風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  
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振野所  
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

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  
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耳 高麗國王王昨卒

召山東宣慰使劉敏中為翰林學士承旨時災異薦臻  
帝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之未  
幾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  
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為憂  
或鬱而勿伸則戚形於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年十  
三語其父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銜

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是吾志也 壬戌太尉托克托奏

泉州大商進異木沈檀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 丙寅蒲縣地震 乙亥帝至自上都 戊寅泉州

大商瑪哈丹達爾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 庚辰以高

麗國王王章嗣高麗王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甲午以阿實克布哈知樞密院事 癸卯以西僧嘉勒幹

巴勒為翰林學士承旨 中書省臣請以湖廣米十萬

石貯于揚州分江西江浙海漕五萬石貯朱汪利津二倉以濟山東饑民從之 敕凡持內降文記買河間鹽及以諸王駙馬之言至運司者一切禁之持內降文記不由中書者聽運司以聞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通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敝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



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將不繼宜暫節縮又言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己巳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既又從托克托言以塔斯布哈與奇塔特布濟克俱為右丞相 辛巳以銀鈔幣施昊天寺為水陸大會 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 閏月己丑以大都米貴發廩十萬石減其價以糶

賑貧民北來饑民有鬻子者命有司為贖之 乙未賜

故中書右丞相諤勤哲妻金五百兩銀千五百兩 丙申

罷江南進沙糖止富民輸粟賑饑補官 丁酉禁江西

湖廣汴梁私捕鴛鴦 乙巳中書省臣言回回商人持

璽書佩虎符乘驛馬名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

回賜似此甚衆臣等議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

今以畀諸商人誠非所宜乞一概追之制可 罷順德

廣平鐵冶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甲寅太

傅哈喇哈斯卒謚忠獻哈喇哈斯為人威重不妄言笑  
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達  
爾罕自是人稱為達爾罕而不名成宗不豫制出中宮  
羣邪黨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 是歲太師伊徹  
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  
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勒幹之子庫春及處諸部來歸者  
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  
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奔庫春庫春不

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敬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  
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  
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釐弊課役增羨至二  
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  
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  
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  
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

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時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久雨米壞請覆糠粃其上因揉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宿衛者戶部侍郎謝讓察其奸以藁秸易之其弊乃除

二年春正月己丑從皇太子請罷官師府設賓客諭德如故庚寅越王圖刺有罪賜死圖刺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圖刺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寓萬歲山圖刺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

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勸之  
辭服遂伏其辜 禁日者方士出入諸王公主近侍及  
諸官之門 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號曰統天繼  
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廟太廟舊嘗遣  
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李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  
饗祀但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承之初正宜開彰孝道  
以率先天下躬視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  
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

使親饗太廟自此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澤之禁恤流  
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乙巳塔斯布哈奇塔特布濟克言  
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今  
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  
道皆干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  
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  
由中書者乞勿與制可 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  
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戊申德呼特穆爾布哈進鷹

夫命歲以幣帛千匹鈔千錠與之 二月癸亥皇太子

幸五臺佛寺 三月己丑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訴高

麗國王王章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中書省臣請令重喜

與章辯對敕中書毋令辯對令章從太后之五臺山

以梁王在雲南有風疾命諸王羅丹代鎮雲南 庚寅

帝如上都御史臺臣言京師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

狂愚易惑今乘興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

令從之 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



司 甲辰中書省臣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  
曾不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  
嘗命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博克遜竟不能行視去  
歲反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於宣徽院佐  
而理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今皇太  
子位增二員諸王庫庫楚喇噶圖勒亦各增一員非  
舊制臣等以為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  
之 乙巳中書省臣言中書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

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宜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夏  
四月甲寅中書省臣言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  
者千二百餘有桑古寶赫昂等進獅豹鴉鶻留二十有  
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餘斤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  
來者依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辛酉立興聖宮江淮財賦總管府詔諭中外 癸亥摘  
漢軍五千給田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種 壬午詔  
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農事正殷蝗蝻徧野百

姓艱食乞依前旨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  
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以建新寺鑄提調監造三品  
銀印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至聖誕節不宜興  
土功敕權停新寺工役 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 從  
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徵租擾民 庚午中書省  
臣言奉旨既停新寺工役其亭苑鷹坊諸役乞並罷又  
太醫院遣使取藥材於陝西四川雲南費公帑勞驛傳  
臣等議事干錢糧隔越中書省徑行乞禁止並從之

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從皇太子請  
改典樂司提點大使等官為卿少卿丞 甲戌以宿衛  
之士比多冗雜遵舊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閱閱者餘皆  
革去 皇太子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  
舊制為宜從之 乙亥中書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  
田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不當免詔依  
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 己亥河決  
汴梁之封丘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

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三保努約蘇為平章政事保  
已為右丞蒙克特穆爾為左丞王巖叅知政事初帝從  
托克托嘉琿岱呼嚕丹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至  
是約蘇言鈔法大壞請更之令工姓江者畫新鈔式以  
進又與保巴議立尚書省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  
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  
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  
省官請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為丞相三保努約蘇為平

章保巴為右丞王熙叅知政事以畫新鈔式者為印鈔庫大使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保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制可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左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領府事取河

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  
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  
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旺扎勒曰詹事移文千里  
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旺扎勒愧謝曰實慮不  
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  
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乘風動擾豈美  
事耶太子即命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  
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

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  
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一宦官侍側太子  
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  
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庚辰朔詔朝  
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  
所屬轉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復業者一切逋欠並行  
蠲免仍除差稅三年田野死亡遺骸暴露官為收拾  
頒行至大銀鈔詔曰昔我世祖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



便民用歲久法隳亦既更張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廼巡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菽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中統

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定為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

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並從之 以大都

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相托克托兼領之 丙戌帝至自

上都 癸巳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

山場聽民樵采 丙申御史臺臣言頃年歲凶民疫陛下哀矜之獲濟者衆今山東大饑流民轉徙乞以本臺

沒入贓鈔萬錠賑救之制可又言比者近幸為人奏請  
賜江南田一千二百三十頃為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  
從之 已亥始鑄錢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  
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  
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鑄錢曰  
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  
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  
用之既而御史臺臣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

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臣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詹事院啟太子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太子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是者後勿復問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

太子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  
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  
相導言者慙而退 丁未三保努言養豹者害民為甚

有旨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 冬十月庚戌朔

以皇太子為尚書令初帝從奇塔特布濟克等言凡中書宣  
敕皆以尚書掌之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  
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  
命仍委中書從之 丙辰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

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衛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之 辛酉弛酒禁立

酒課提舉司 尚書省以錢穀繁劇增戶部侍郎員外

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郎中各一員凡言時政者屬之 立太廟康儀署設令丞各一員 乙丑以皇太后

有疾詔釋天下大辟百人 是月右丞相阿實克布哈卒  
諡忠烈阿實克布哈忠直敢言嘗有近臣蹴鞠帝前即命  
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實克布哈頓首言曰以蹴鞠而受  
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  
何乃止 十一月庚辰朔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  
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  
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索勒濟爾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  
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命嚴鞠之 乙酉尚書省及太



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  
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  
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丁未擇衛

士子弟充國子學生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上太

祖聖武皇帝尊諡廟號及光獻皇后尊諡又上睿宗景

襄皇帝尊諡廟號及莊聖皇后尊諡 武昌婦人劉氏

詣御史臺訴三保努奪其所進亡宋玉璽一金椅一夜

明珠二詔尚書省臣及御史中丞雜問劉氏稱故翟萬

戶妻三保努謫武昌時與劉往來及三保努貴劉託以  
追逃婢來京師謁三保努於其家三保努不答入其西  
廊見榻上有逃婢所竊寶鞍及其手縫錦帕以問三保  
努又不答劉忿恨而出即求書狀人喬瑜為狀乃因尹  
榮往見察院吏李節入訴於臺獄成以劉氏為妄有旨  
斬喬瑜杖劉氏及尹榮歸之元籍 辛酉申禁漢人執  
弓矢兵仗 壬戌陽曲縣地震有聲如雷 封西僧瑪  
爾布允則為寧國公賜金印 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

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  
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  
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  
謚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浦江鄭文嗣

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者文  
嗣卒從弟太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  
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  
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

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有司以狀聞詔表其門復其  
役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  
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  
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  
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  
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  
感初李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

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飲半忽戚  
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  
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  
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耳道復孟字也  
帝感其言即命訪孟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初帝  
在輝瑪楚之海上欽察親軍都指揮處使綽和爾請急  
歸定大業帝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即位加拜平章政事  
封容國公至是入朝加封句容郡王帝曰世祖征大理

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綽和爾叩頭泣涕固辭曰世祖所御非臣所敢當也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命有司別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三年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百八十一員李孟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乙酉特授孟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 丁亥白

虹貫日 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

辛卯立皇后鴻吉哩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程

並繫大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為正額折至元

鈔作數自至大二年為始餘止以十分為率增及三分

以上為下酬五分以上為中酬七分以上為上酬增及

九分為最不及三分為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為

滿 癸卯改太子少詹事為副詹事 乙巳令中書省

官吏如安圖居中書時例存設其已汰者尚書省遷叙  
二月己未浚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  
石以募民 乙丑尚書省臣言官階差等已有定制近  
奉聖旨懿旨令旨要索官階者率多躐等願依世祖舊  
制次第給之制可 丁卯尚書省臣言至元鈔初行即  
以中統鈔本供億及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乞以至  
元鈔輸萬億庫銷毀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  
行為便從之 己巳寧王庫庫楚與越王圖喇子喇特



納實哩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喇特納實哩于  
漠北磔西僧特哩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庫楚平  
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於高麗 三保努賜  
號達爾罕以庫庫楚食邑清州賜之自達魯噶齊而下  
並聽舉用 壬申以約蘇為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  
齊國公 三月庚寅尚書省臣言初世祖以海都叛詔  
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  
今其子徹伯爾向慕德化歸覲朝廷請以賜之帝曰世

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  
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  
辛未賜角觥者阿里銀千兩鈔四百錠 丙子增國子  
生為三百員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右丞相托克托左  
丞相三保努總治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 己酉  
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尚書省臣言已圖魯斯  
云雲州朝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  
以已圖魯斯為銀冶提舉司達魯噶齊 壬申以西北

諸王徹伯爾等來朝告祀太廟賜托克托三保努珠衣  
封三保努為楚國公以常州路為分地 是月襄陽峽

州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餘

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大水死者九十二人六安

州大水死者五十二人 秋七月丙戌循州大水漂沒

廬舍死者四十三人 癸巳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

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

禮部考校以為陞黜 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

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 九

月己卯御史臺臣言江浙省丞相達實密於天壽節日  
毆其平章政事布呼齊事屬不敬詔遣使詰問之 丙

戌帝至自上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

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冬十月甲辰朔太

白經天 戊申帝率皇太子諸王羣臣朝興聖宮上皇

太后尊號冊寶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

癸丑封西僧琳沁策喇實為文國公賜金印 御史臺

臣言江浙省平章烏瑪喇遣人從使臣覲智密昂枉道  
馳驛取賊吏紹興獄中釋之救臺臣遣官往鞫毋徇私  
情 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  
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  
減之 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 三保努言省

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  
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  
叙又言故丞相和爾果斯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

部官日具一膳今則無以為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為食制可 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

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布鼎言其弟哈卜齊勒及瑪哈穆特丹達澈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

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瑪  
哈穆特丹達為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  
道運糧都漕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噶齊  
一千戶三副千戶三百戶四制可 雲南省丞相特們  
德爾擅離職守赴都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免令復  
職 詔諭大司農司勸課農桑 十一月庚辰河南水  
死者給樁漂廬舍者給鈔驗口賑糧兩月免今年租賦  
辛巳尚書省臣言上都中都銀冶提舉司達嚕噶齊

巴圖魯斯去歲輸銀四千一百五十兩今秋復輸三千  
五百兩且言復得新礦銀當增辦乞加授嘉議大夫從  
之 加托克托為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  
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  
百頃給之 尚書省臣言昔世祖命皇子托歡為鎮南  
王居揚州今其子婁章出入導衛僭竊上儀敕遣官詰  
問有驗召婁章赴闕仍以所僭儀物來上 敕城中都  
以牛車運土令各部衛士助之 丙申有事于南郊以



太祖配享先是三保努及司徒田忠良等言今歲冬至  
祀天園丘請以太祖配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請以世  
祖配享至是始用其議 己亥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鄭阿爾斯蘭與兄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為不軌  
置獄鞫之皆誣服十七人並棄市籍沒其家中外寃之  
十二月戊申冀寧路地震 是歲太常禮儀院判官  
張昇出知汝寧府民有告寄來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  
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

其書曰妄言誣人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也乃坐奪俸二月昇平州人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三